



# 风之画员

[韩国] 李正明 著

薛舟 徐丽红 译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

[韩国] 李正明 著

薛舟 徐丽红 译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## 바람의 화원

---

Copyright © Lee, Jung-myung

2007, Printed in Korea

Chinese Language Rights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 
with Million House Publishing Co.  
through Imprima Korea Agency

#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风之画员 / (韩) 李正明著; 薛舟, 徐丽红译. —  
北京: 人民文学出版社

ISBN 978-7-02-007323-8

I. 风… II. ①李…②薛…③徐… III. 长篇小说—韩  
国—现代 IV. I 312.6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9)第149643号

责任编辑: 仝保民

装帧设计: 何 婷

责任校对: 刘光然

责任印制: 周小滨

### 风 之 画 员

〔韩〕李正明 著

薛舟 徐丽红 译

---

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

<http://www.rw-cn.cn>

北京市朝内大街166号 邮编: 100705

北京铭成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字数 288 千字 开本 680×1000 毫米 1/16 印张 24.25

2010 年 3 月北京第 1 版 2010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1-15000

ISBN 978-7-02-007323-8

定价 38.00 元

---

## 追忆消失的天才

贝多芬和莫扎特，梵高和高更，毕加索和马蒂斯……风靡时代的两大天才的生活更有魅力。

宫廷画员金弘道和申润福。尽管绘画素材和表现手法多有不同，然而他们却是两位不容置疑的天才，领导了十八世纪朝鲜画坛的画风革命。金弘道以单纯有力的笔致刻画庶民的健康生活，申润福则细致入微地刻画女人的隐秘生活。他们的同题不同意的画作激发起了难以言说的好奇。他们为什么要以不同方式刻画相同的题目和相同的人物呢？

不仅画风迥异，两个人的生活轨迹也是截然不同。金弘道身为宫廷画员而扬名于当世，相比之下，申润福则被历史彻底抹杀了，唯有“因作风俗画而被逐出图画署”的传闻。1928年，吴世昌（1864—1953）著《槿域书画征》，只有两行与申润福有关的记载。

申润福，字笠父，号蕙园，高灵人，擅长风俗画。润福的父亲申汉杓也是画员，官至金使。

曾经风靡当时的最高画员为什么不露痕迹地消失于历史？  
这个故事便是对于好奇和疑惑的解答。

上卷

引子……………1

现在，我要来讲一个故事了。

一个关于脸的故事，一个漫长而隐秘的故事。

那是我想教却不能教的脸，那是我想回避却不能回避的脸，

那是我想抚摩却不能抚摩的脸，那是我想忘却却不能忘却的脸……

我爱他吗？也许我曾经爱过。也许我从来就不曾爱过。

1. 生徒厅……………5

弘道——“何为绘画？”

润福——“绘画就是思念。

画卷会变成相思，相思也会变成画卷。

忽然看到容颜之画，就会思念画中之人，

忽然看到山岳之画，就会思念画中之山。”

2. 无面肖像……………35

正祖——“人会死，山会变，画却会流传千年。

只要你是懂画的人，就能解开画员之死的秘密。”

弘道——没有面孔的人物画，没有描绘人物的人物画……

这幅画要画的人是谁呢？无面肖像画里的男人是谁呢？

3. 宫廷画员……………65

润福——“所有的一切……所有存在的一切，我都想画。天空、白

云、风、鸟、水……还有人……面带微笑的人和眉头紧

锁的人、争吵的人和相爱的人……男人和孩子，还有女

人……”

弘道——“你画的是有灵魂的画。

拒绝格式，打破戒律，随心所欲地画。

如果你不能成为画员，你的画只会成为疯子而不是天才的画。”





永福——“闭上眼睛，就能看见色彩了。”

#### 4. 画诀……………105

正祖——“艺术不在脑海，也不在书案，更不存在于图画署的陈旧模式。

艺术在于汲水女子的微笑，在于贩夫走卒的肩头。  
所以，你们应该成为街头的画员。”

润福——“画员所画的并非对象，而是自己的感情。

画中事物不是画员所见，  
而是画员借助于对象之形态呈现的梦想、欲望和喜怒哀乐。”

#### 5. 画王……………161

金朝年——“我要拥有她，我要拥有她。不管付出多大的代价，我也要拥有这个女人的宝贵琴声。我要她只在我面前弹奏伽倻琴，只在我面前微笑，只为我一人存在。”

润福——“对于别人来说，也许雾和霜并不重要。但是对画而言，它们却重如生命。如果沾了太多的水，墨汁和颜料会过于扩散。如果水分不够，也就制造不出应有的色彩效果。”

弘道——“如果让你留在我身边，那是为了我自己。现在，我要送你离开此地，这才是真正为你着想。”

## 下卷

#### 6. 私画署……………193

弘道——“难道你独步天下的才华无处发挥了吗？  
为什么要画这种低俗的画？

你是说贿物和酒肉漫天飞舞的肮脏风景吗？”

润福——“正因如此，这个场面才更珍贵。

哪个贵族会当着画人的面掀开妓女的裙子？

哪个贵族会让画人看到自己举行隐秘宴会的后花园？”

#### 7. 秘密画卷……………239

弘道——“有光就有影，但是光线只会歪曲实体。如果被形象歪曲，那还能算是实体吗？”

润福——“歪曲的形象也是实体的变形。如果没有实体，也就不会有歪曲了。

因此，只要追踪被歪曲的形象，肯定能找到实体。”

#### 8. 月下情人……………269

润福——“色调驳杂正是颜色左右人心的证明。

如果色彩不能令人愉悦、悲伤、哀痛和凄凉，

那些对平常心和中庸之道顶礼膜拜的书生们就没有理由严禁色彩了。”

弘道——“你的画中总是有女人出场，女人哭哭笑笑，或喜或悲。

水井边、洗衣场、妓房，到处都有女人展现自己，享受欢乐。

从来没有哪位画人描绘过如此美丽的女人。”

#### 9. 画中人……………285

润福——“以画为文，传情达意……如果有这样的办法，那么所有的画都将以另外的方式解读。每幅画里都隐藏着常人无法想象的深意。”

弘道——“我们必须寻找另外的办法。趁他不注意，给他致命的打击。”

金朝年——这场战争我不会得到任何人的帮助。

只能凭自己的眼光和艺术造诣取胜。

那么，办法只有一个。既然要斗争，那就必须取胜。



## 10. 最后的画诀……………307

金朝年——“如果不能获胜，就会失去一切。

这不是刀光剑影，血肉横飞的战争，也不是挥汗如雨赤膊上阵的对决。

这是灵魂与灵魂的对决，力量、技艺和智慧的对决都不能相提并论！”

润福——“人总想要到达无法到达的地方，想要纵身跃入无法跨越的河流，

梦想拥有无法拥有的事物。但是，当真的到达了目的地，真的跨越了河流，

真的拥有了渴望拥有的事物，燃烧在心底的火焰立刻就变成了灰烬。”

弘道——“能够画出美丽画作的画家多如牛毛，能够画出卓越画作的画家也灿若繁星。

不过，即使苍天眷顾朝鲜，遥远的后世降生无数天才，也不可能有人画出此等的杰作。”

## 尾声……………375

她是风的画页。像风一样无声，像风一样清凉，像风一样从不暴露形迹。

我无法踏上追风之路。我只能在她留下的画里老去。





# 上 卷

## 引 子



现在，我要来讲一个故事了。

一个关于脸的故事，一个漫长而隐秘的故事。

那是我想教却不能教的脸，那是我想回避却不能回避的脸，

那是我想抚摩却不能抚摩的脸，那是我想忘却却不能忘却的脸……

我爱他吗？也许我曾经爱过。也许我从来就不曾爱过。



山鸡振翅的声音轻轻惊醒了我的睡梦。低矮的屋檐还在滴水，山鸡飞走的声响经久不散。在这陌生的地方，在我睡觉的时候，外面下雨了。我已老迈，忍受不住漫长的白昼。孤寂茅屋坐落于深山，我的视线投向对面的屋脊。前院里草木葱茏，鸟儿任意飞翔。鸟啊，你们飞来飞去为了什么？人世间的荣华富贵犹如这盛夏的雨，了无痕迹……

衰老的肉身几乎再也支撑不起纤细的笔杆儿。停笔久矣，唯有心还在画布上徘徊。每当我静静地端详着白纸，那张脸便会浮现在眼前。那是我想教却不能教的脸，那是我想回避却不能回避的脸，那是我想抚摩却不能抚摩的脸，那是我想忘却不能忘的脸……

初相见时，他是我的弟子，我是他的老师。其实是在向他学习，他在教我。我们既是心心相印的朋友，又是殊死以搏的对手；既是情欲如火的恋人，又是渴望翻越的墙。巍峨的墙，至死也不能翻越。

那时候，我还是普照众人的星辰。二十几岁便得以为先王画



秋声赋图，纸本淡彩，56×214cm，湖岩美术馆

引用欧阳修的《秋声赋》，刻画萧索秋夜的孤独和寂寞。老年檀园的落寞哀伤跃然而出，化作贫瘠画幅上的荒凉景致。

像，从那以后，我就成了朝鲜八道<sup>①</sup>无人不知的宫廷画家、图画署的大先生、深受国王宠爱的差备待令画员。我是画员之中的大画员，凡有落笔，无不仿者云集。

作为画员，我享尽了人世间的荣华富贵。人们都称我为天才，但是我不喜欢这种寻常可见的称呼。无论是图画署之外，还是图画署之内，无论是卑贱的贩夫走卒，还是无比尊贵的当今大王，名不副实的称谓只会授人以笑柄。我的名字就像星辰，照亮我的生涯。我想，光芒灿烂的只有星辰。

如果我是星辰，那么他就是划破黑夜的惊雷。他的光芒突如其来，令人难以忍受，几乎成了灾难，无论对他周围的世界，还

---

① 朝鲜太宗13年（1413年）划分的行政区域，即现在朝鲜和韩国的行政区划基础。八道分别为京畿道、庆尚道、全罗道、忠清道、黄海道、平安道、江原道、咸镜道。朝鲜高宗33年（1896年），平安、咸镜、忠清、全罗、庆尚五道分别拆为南、北两道，为十三道制，延续到1945年朝鲜半岛光复。——译注

是对他自己。这场灾难虽不炽热，却足以燃烧一切；这场灾难迅雷不及掩耳地出现，致人目盲；终于，这场灾难永永远远地消失于黑暗之中了。

见到他的瞬间，我失明了。他的炽热在我心里留下了终生不可磨灭的深深的痕迹。我想摆脱，却又无法摆脱。他是唯一一个不能让我踩在肩膀上的人，更是我不可实现的梦。

我渴望先他而歿，然而直到他死之后，我又活了很久。我当然知道，至死我也不能望其项背。如今我已老迈，苟活于世无非是为了收拾他的遗物，证实他的名字。如果不是我这个衰老的画工，谁会在如磐黑暗之中呼唤他的名字？若是无赖和荡妇的好事玷污了他的名字，谁来为他拂拭干净呢？

现在，我要来讲一个故事了。一个关于脸的故事，一个漫长而隐秘的故事。也许你们不会相信我的故事。不过，听完了我的故事，总会有人愿意相信它并非杜撰。哪怕这个故事并不真实，只是垂垂老者的妄语乱弹……

4

那天的事我至今不能忘怀。清晨，我初次遇见这张脸孔。他是青葱少年，明眸转清辉，两颊赛桃花，双唇紧闭如粘……那时我是图画署生徒厅的年轻教授，他的面容在我心底刻下了深深的烙印。他是我要教授的生徒。

每当我闭上眼睛，那天的情景便会浮现在眼前。薄霜未消的图画署生徒厅，大雾踟躕于湿漉漉的前院，犹如陌生的客人。炉灶里抵御湿气的柴火在噼啪作响。朦胧的火苗和氤氲的烟雾，走廊尽头的生徒房里传来了孩子们嘈杂而稚嫩的声音……他们是戊辰年考入图画署的见习生徒。

我深深地呼吸，享受着清晨甜美的空气，然后大步走向生徒房，敞开了横推门。这时，我看见了那个孩子。

我爱他吗？

也许我曾经爱过。

也许我从来就不曾爱过。

# 生徒厅



弘道

“何为绘画？”

润福

“绘画就是思念。”

画卷会变成相思，相思也会变成画卷。

忽然看到容颜之画，就会思念画中之人，

忽然看到山岳之画，就会思念画中之山。”

玉色长衫的衣角轻轻掠过，先生走向书案，坐了下来。这个人名叫金弘道，不过人们更乐于称呼他的雅号，檀园。据说他是个天才画家，年方十七就为君王画像，曾经绘制了大洋对面的倭国地图，呈现给当今君王。

“何为绘画？”

声音朗朗，犹如墨水滴落在雪白的宣纸。没有人回答。偶尔能听见有人吞咽唾沫的声音，还有搔头皮的声音。

“绘画就是抓取眼睛看见的形象，转移到纸上。”

后排有个鼻尖乌黑的生徒开口说话了。弘道目光如刺，逐一审视着试图回避自己的黑眼睛们。孩子们的眼神在不安中摇曳闪烁，或者因恐惧而颤抖，或者浑浑噩噩，懵懵懂懂……

错了！就凭你们这点儿浅薄技艺，竟然也敢覬覦官位！你们这些家伙，不过是想打着宫廷画家的幌子，为官员们画像赚钱罢了！弘道咽了口唾沫，苦涩地咂了咂嘴。

晨曦悠长地照进房屋中央。少年反反复复地伸缩着手指，似乎在沉思什么。每当他活动手指的时候，白纸上便会显现出各种各样的影子，不过很快就消失了。

“你小子在干什么！你以为这是什么地方，竟然玩起如此无聊的游戏？”

少年大惊，但是他的双眼依然充满了活泼泼的生机。看样子顶多十三四岁吧。想到自己声如炸雷，弘道不由得有些歉疚了。

“我再问一遍。何为绘画？”

“您还用问我吗？”

“虽然我身为教授，但是没有本事做出言简意赅的解释，所以才来问你。”

少年瞪着湿润的眼睛，注视着弘道。

“绘画不就是思念<sup>①</sup>的意思吗？”

“这话怎么讲？”

“比如，我们吟咏‘晚霞出暮江，悠悠思君心’的时候，描绘暮江不正是表达刻骨铭心的思念吗？”

弘道感觉好像被人击中了后脑勺。画画和思念，画卷就是相思，究竟是对是错还真不好妄下断语。不过，弘道还是感觉这话有些耳熟，好像很久以前在哪里听过。

“说来听听。”

“画卷会变成相思，相思也会变成画卷。”

“这又是为什么？”

“这是因为，如果有思念之人，就有容颜之画，如果有思念之山，就有山岳之画。忽然看到容颜之画，就会思念画中之人，忽然看到山岳之画，就会思念画中之山。”

这是八道画工高手云集的地方，历代画员世家更是扎根于此。但是，弘道从来没有遇见过真正具备画者灵魂的生徒，熙来攘往的总是些资质平庸追名逐利的浅薄之辈。这孩子究竟是什么来头啊？

绘画源于相思，相思产生绘画……弘道似乎已经知道这个稚嫩的孩子要画什么了。他比那些磨过几年墨，弄过几年笔的家伙更准确。唤起思念的画，源于思念的画……这才是有灵魂的画啊。

“你叫什么名字？”

“申润福。”

申润福。弘道静静地重复着这三个字。凭着敏锐的直觉，他感觉这里面似乎别有深意。

---

① 韩语里面“画”与“思念”是同音不同义的两个单词。——译注

“莫非你的父亲是画员申汉枏？”

少年瞠目结舌，仿佛被人戳穿了底细。申汉枏是谁啊？他就是世代奉献宫廷画员的高灵申氏家族的嫡子，也是这个根深叶茂的画员家族的栋梁，全身流淌着画人的血液。他生来就是画员，并以画员终了平生。

此时此刻，他的儿子，正坐在生徒厅的最后排。

弘道无精打采地走进画员会场。画员们形容憔悴，目光无神，中间响起了激越的声音。

“生徒厅是什么地方，怎么会流传着这种画呢？”

金同舟晃了半天，气急败坏地甩掉手中的纸。弘道踉跄上前，拣起地上的纸，渐渐地瞪大了原本无神的眼睛。

大户人家安静的后花园，绵延着端雅的围墙。画面上方低垂着茂盛的柳枝，中间伫立着一茎枯木。有个女子回首而立，仅能看见侧面的轮廓。女人在看什么，还是在等什么，那就不得而知了。

“虽然画面安静，但是构图大胆，枯树的顽强与垂柳的柔美相得益彰，还有这个若有所期的女子……如果说这是生徒的习作，我看实在是无可挑剔……”

弘道的视线流连于画幅，喃喃自语。

“你见过如此不可救药的家伙吗？睁开你的眼睛好好看看吧。看看这幅画到底画的是什么。”

元老画员姜安锡连连咂舌，不停地责备。弘道继续审视画卷。简单到近乎单纯的构图，舒适的单一黄色系，下垂的柳枝和上翘的枯树形成绝妙的对比，女人的姿态仿佛穿越了悠久的历史，淡淡的视线不知投向何方……一切都很朦胧。画的是短暂瞬间，却又意境深远。虽然是日常情景，却又无比的陌生。作为十余年来浸淫于图画署风格的画员们，这样的构图和描写绝对令他们难以想象。

“越看越觉得了不起。单是这个女人的侧脸，就足以叫人浮想联翩了。”

“竟然在画面正中理直气壮地安排上妇道人家，你觉得这像







等候 大户人家的寂靜后院，似有所待的女子满怀焦虑和遗憾。女人手中拿的是僧侣们常用的松萝笠。